

陳修園醫書四十種

閱者注意

本書從前出版祇有四十種現復重加搜輯增加十種其目列下

本經便讀

溫熱贅言

本草經百種錄註解

婦科雜症

醫壘元戎

名醫別錄

平辨脈法歌括

局方發揮

醫法心傳

增補食物祕書

合計共五十種較前更形完備以供諸

君子之參考幸垂鑒焉



傷 淺

寒 註

論



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
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
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脩園以名孝廉宰燕素
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
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脩園精於醫其治民
可知矣脩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
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
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
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
脩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八閩因署中診視獲與
脩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
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
一瞭如指掌仲景爲郡守而作論脩園爲邑宰而作註其

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
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
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
之書哉是爲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
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譔



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飲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

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卽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卽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任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況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賣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爲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

重泉。徒爲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爲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爲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于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閒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爲知之次。反借吾論爲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于千百世後。恣其

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旄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聽明醫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難為醫弟為大宗師矣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集註

凡例

一 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鍼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專以方藥爲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卽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爲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爲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卽儒門之孔子也。爲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 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 成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爲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

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己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爲熟。直中爲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菴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過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襯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爲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卽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爲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與浹。幾不知我卽古人。古人卽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

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爲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襯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惟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襯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己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爲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爲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聊攝成。無已註解。此爲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爲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

所以存其真也。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爲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旨。反因以晦。甚矣著作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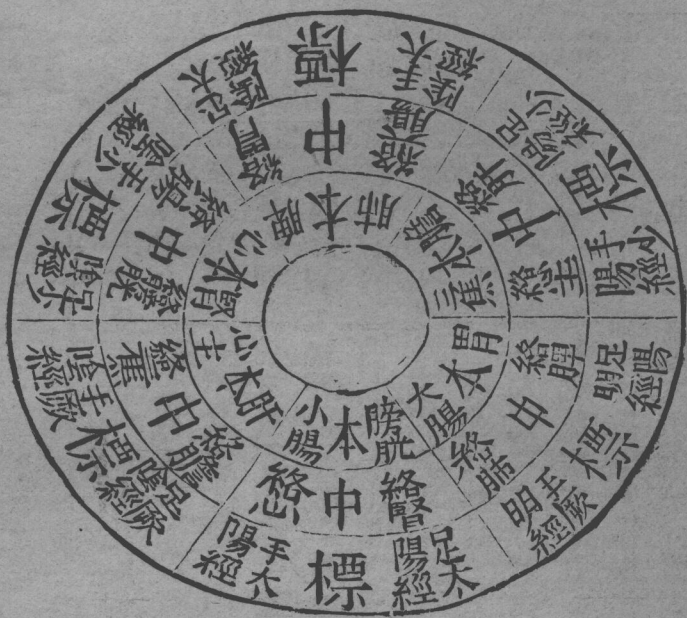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讀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邃難測。卽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徹。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寒熱
濕火燥爲本。三陰三
陽爲標。本標之中。見
者爲中氣。中氣如少
陽厥陰爲表裏。陽門
太陰爲表裏。太陽少
陰爲表裏。表裏相通。
則彼此互爲中氣。義
出六微旨大論。

藏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本。藏府爲本居裏。十二經爲標居表。表裏相絡者。爲中氣居中所謂絡者。乃表裏互相維絡。如足太陽膀胱經絡於腎。足少陰腎經亦絡於膀胱也。餘倣此。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本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爲有餘。知有餘之爲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息。逆其化者。化之變。值其變。則強弱爲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

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按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輒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徙更輒可窮變。六經署而表裏分。陰陽劃矣。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署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亦可也。

按六經之爲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爲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遁情矣。鞭音硬也。衄也。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爲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營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爲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爲至陰。無熱可發。因爲胃行津液。以